

战争事典

宋毅主编



征服罗马

1453年君士坦丁堡围城战

通向帝国毁灭之路

日本“二·二六”兵变

焚身以火——妖童天草四郎与岛原之乱
名将的真相——揭开战神陈庆之的真面目
莽苍——西风漫卷篇

战争事典

WAR HISTORY

宋毅 主编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出品 远望资讯
策划 / 制作 指文图书
新浪微博 @指文图书
网站 www.zven.cn

图书出版总监 罗应中
策划总监 何 单
视觉总监 黄 丹
线下发行总监 牟燕红
网络发行总监 胡小茜
执行编辑 丁秀群 罗 雪

名 称 战争事典 001
主 编 宋 毅
特约作者 古月宾 李 巍 许天成 褚以炜
责任编辑 孟 丹
封面设计 黄 丹
版式设计 黄 丹
出版发行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大兴区兴盛街 206 号
邮 编 102600
电 话 010-60261463
网 址 www.bjasep.com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5
文本印刷 重庆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 29.80 元

CONTENTS

目录

- 1 前言
- 2 **征服罗马**
1453年君士坦丁堡围城战
- 38 **焚身以火**
妖童天草四郎与岛原之乱
- 82 **名将的真相**
揭开战神陈庆之的真面目
- 106 **通向帝国毁灭之路**
日本“二·二六”兵变
- 134 **莽苍**
西风漫卷篇
- 162 创作团队简介

前言

《战争事典》在企划之初，便定义为是追求品味至上的战争、历史类综合Mook读物。所谓Mook，顾名思义就是杂志+书的组合单词，其特点便是有杂志般精美的排版，有书籍般的不过刊。这种形式的读物，在国内其实并不鲜见，但却很少有读物能真正将Mook概念中的精美排版印刷与永不过时的精彩内容结合起来，在《战争事典》的企划之初，我们便对此强调再三，为此我们总结了三个“不惜”原则，即“不惜成本、不惜篇幅、不惜代价”，这三个原则让我们的《战争事典》与市面上其它的Mook类读物区别开来，保证读者获得最好的阅读体验。

对每个人来说，战争是残酷的、血腥的，同时又是性感的、浪漫的。市面上的军事读物中，介绍二战、现代战争的书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可同样令人热血沸腾的古代战史类读物却并不为大众所关注。无论是远在天边的西方，还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此类好书都不断涌现，不论是排版还是内容，均是国内相关书籍所无法企及的。为此，我们有了新的使命——做一套与国外同类读物一样优秀的Mook。

《战争事典》，将会长期刊载高质量的战争类小说、剧本、影评等有别于真实战史的文章，将战史的研究与相关的小说及影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对普通的读者而言，《战争事典》是一个学习科普知识以及欣赏高质量战争文学作品的地方；对立志于改变当下滥竽充数、胡编乱造的小说和影视现状的文化市场从业人员来说，它也是一个相互学习、交流、进步的平台。在这里，我们能够学习到最优秀的写作手法，找到最好的剧本，看到最辛辣的评论。希望此书的开办能为目前历史文化相关的市场注入一股清泉；同时也希望与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携起手来，共同改变这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环境，打造出真正精彩、有影响力的M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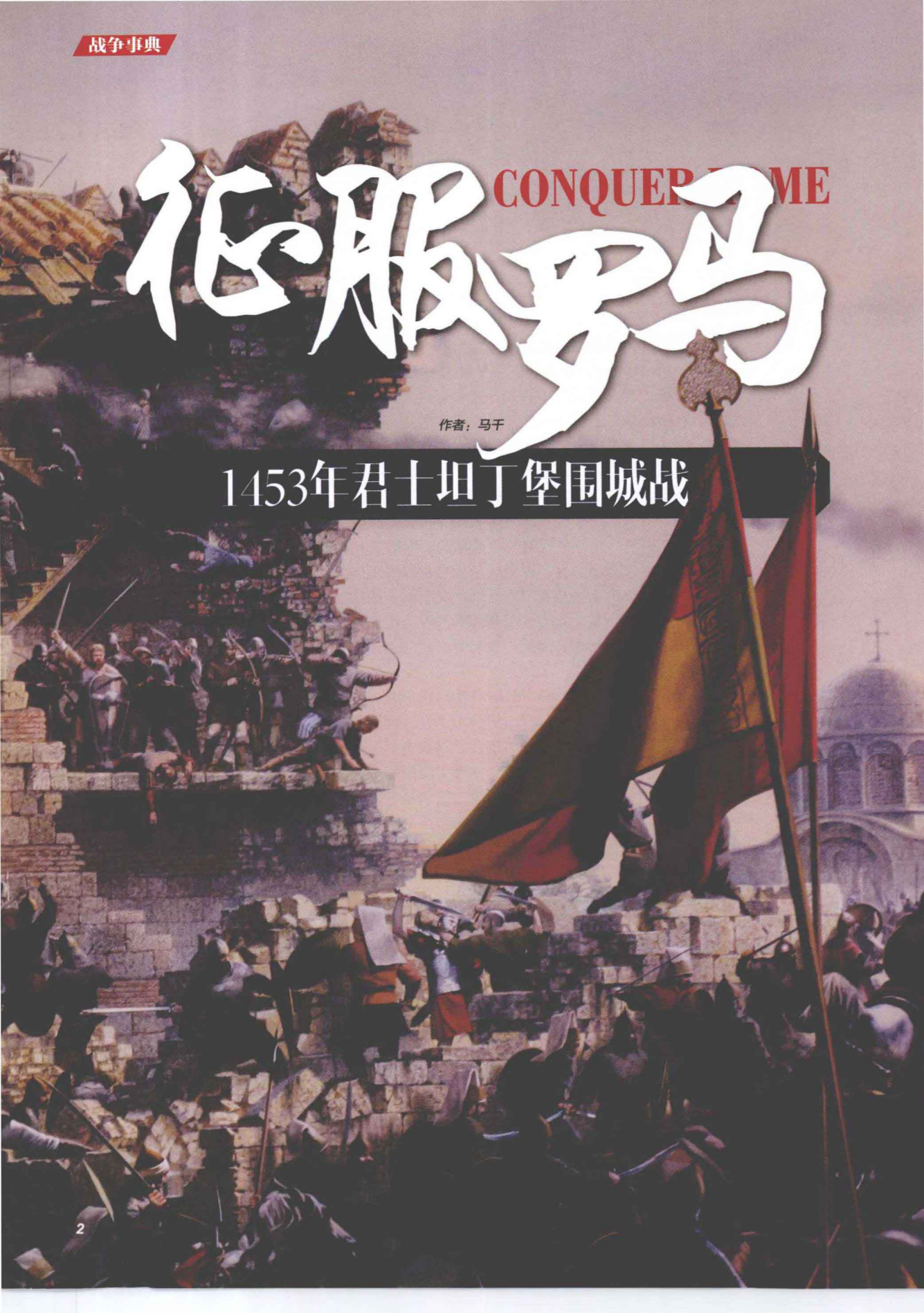
2013年5月

征服罗马

CONQUER ROME

作者：马千

1453年君士坦丁堡围城战



战争缘起

1400年圣诞节，英王亨利四世在他位于伊森（Eltham）的行宫举行了一次宴会，不仅是为了庆祝佳节，更重要的是为了欢迎他的一位特殊贵客——希腊人的皇帝（有时候也被称作罗马人的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千年以前，不列颠还是一度是罗马帝国的领地，不料时光荏苒，昔日的宗主此番踏上英格兰土地，却是为祈求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援助，以对抗东方入侵的穆斯林。在意大利诸国、法国巴黎，曼努埃尔二世一再遭到礼貌的拒绝，英格兰几乎是他就存活的希望。然而，英国王公贵族虽对拜占庭人雍容高贵的举止，洁白如玉的长袍印象深刻，却并不能在满足罗马皇帝要求方面压倒自己的法国对手——英格兰早先饱受黑死病之苦，与法国的战事断断续续，渐处下风（即英法百年战争），何况1396年尼科堡战役十字军刚大败于奥斯曼土耳其之手，为什么要替遥远的君士坦丁堡火中取栗呢？自问大法官亚当不禁感叹：如此高贵的基督教贵族却被萨拉森人逼迫得走投无路，多么可悲。哦，古罗马的荣耀如今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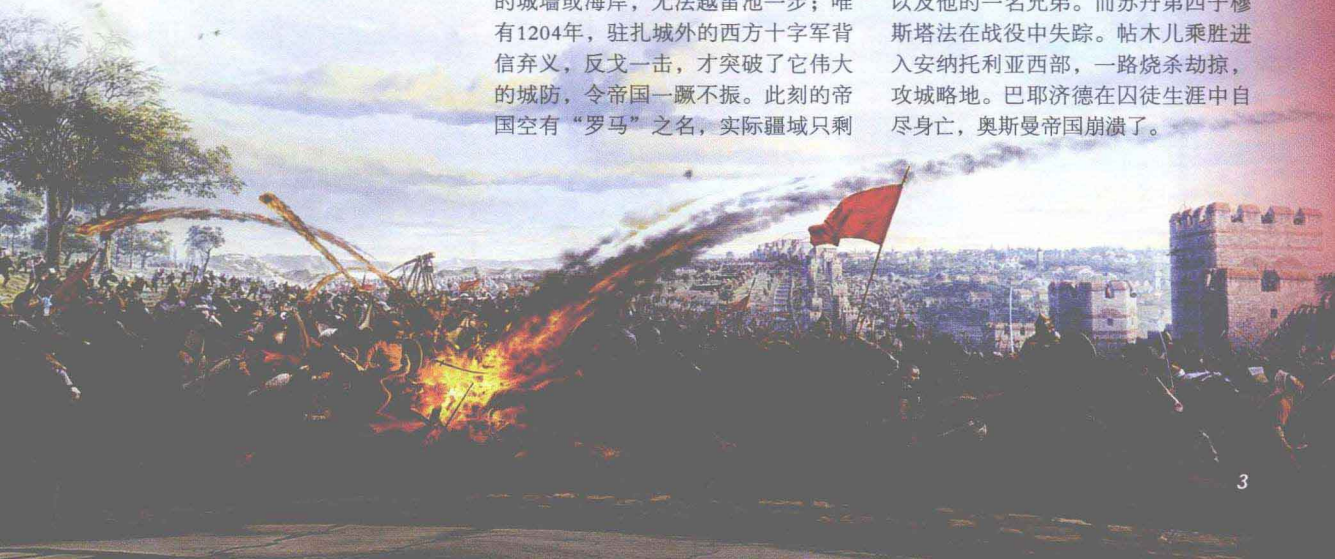
◎ 曼努埃尔二世、海伦娜皇后与三位皇子

此刻的曼努埃尔二世皇帝，忧心如焚，无暇顾及英国人的这番唏嘘喟叹。欧洲另一端，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雷霆”巴耶济德，正携尼科堡大胜的余威，围攻君士坦丁堡，以成就多年来穆斯林未竟的梦想。所幸留守的拜占庭共治皇帝约翰七世，不负叔叔曼努埃尔二世重托，率领首都军民苦苦支撑。曼努埃尔二世的外交活动倒也并非一无所获，法国的查理六世国王象征性地派遣布锡考特元帅率一支偏师进驻君士坦丁堡，但这支千余人的队伍仅仅是杯水车薪而已。1402年，巴耶济德向拜占庭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皇帝开城投降。约翰七世对使者回应道：“告诉你家主人，我固固然孱弱，然而笃信真神，上帝会给予我们克敌力量。苏丹欲战欲和，悉听尊便。”

自324年，君士坦丁大帝下诏于拜占庭旧址兴建“新罗马”以来，这座罗马帝国的新都先后经历了23次围攻，无论是波斯人、匈奴人、阿拉伯人还是基辅人，均受挫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或海岸，无法越雷池一步；唯有1204年，驻扎城外的西方十字军背信弃义，反戈一击，才突破了它伟大的城防，令帝国一蹶不振。此刻的帝国空有“罗马”之名，实际疆域只剩

君士坦丁堡附近及希腊南部，岁入仅为鼎盛时期的2%，首都市民更被外国旅行家形容为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看上去，千年帝国是在劫难逃了。

然而此刻，上帝却最后一次眷顾了帝国。当巴耶济德率领帝国主力包围君士坦丁堡时，东方新贵帖木儿向他派来了一名特使，严词要求苏丹停止军事行动并归还以往窃取的拜占庭领土，但是苏丹却狠狠地侮辱了来使。随后巴耶济德仓促中止了围攻，回师安纳托利亚迎接强敌——帖木儿的兵锋此时已抵锡瓦斯。最后的决战于1402年6月25日在安卡拉爆发。巴耶济德本人极为傲慢自负，加之他的部队鱼龙混杂，很多士兵未经过良好训练并对苏丹的吝啬颇有微词——当帖木儿的大军（其中还包括来自印度的战象）发动猛攻时，奥斯曼的军队崩溃了。苏丹与其第二子穆萨均被帖木儿俘虏。唯一屹立不倒的苏丹军团反倒是塞尔维亚君主斯蒂芬的部队，他成功地救出了巴耶济德的长子苏莱曼以及他的一名兄弟。而苏丹第四子穆斯塔法在战役中失踪。帖木儿乘胜进入安纳托利亚西部，一路烧杀劫掠，攻城略地。巴耶济德在囚徒生涯中自尽身亡，奥斯曼帝国崩溃了。





○ 获胜的帖木儿检阅其俘虏巴耶济德，波兰画家斯坦尼斯洛·赫莱博夫斯基（Stanislaw Chlebowski）1876年油画

土耳其群龙无首，骤然坍塌，陷入了接近20年的“大空位”时期，这无疑是为拜占庭中兴的天赐良机。曼努埃尔二世努力利用时局，收复失地，壮大帝国，并与苏丹的某位继承人结盟，无奈欧洲已是一盘散沙，各国心怀鬼胎，不愿对拜占庭施加援手。穆罕默德·切莱比于1413年击败了主要的王位觊觎者，获得内战胜利。幸好绰号“绅士”的苏丹与拜占庭皇帝私交甚笃，并无心加以进犯。

好景不长，1421年穆罕默德驾崩，长子穆拉德即位。后者表示愿与拜占庭维持良好邦交，但曼努埃尔二世皇帝受群臣蛊惑，错误地决定支持土耳其国内叛乱的穆斯塔法王子——这一决定换来的是1422年穆拉德对君士坦丁堡新一轮围攻。不过拜占庭首都的坚固城防对当时的土耳其人而言依然是难以逾越的，师老无功后，他们不得不撤围而去。不仅君士坦丁堡暂时无恙，而且穆拉德一年后彻底平定了国内叛乱，励精图治，恢复并壮大了因帖木儿打击大伤元气的帝国。

1423年，曼努埃尔二世宣告退休，其长子，即新任皇帝约翰八世，确信只有求助西方才能挽救风雨飘摇的帝国。他不顾先帝的忠告，决心促成与罗马教会的共融，因为约翰八世明白，唯有罗马教廷才具备足够权威，将一盘散沙的西方天主教诸国号召起来，援救东方的基督教兄弟。此时，托大公会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之福，教皇终于从教会分裂中解脱出来

（1418年德国康斯坦茨会议选举出马丁五世教皇，结束了长期两位教皇对立的时代）。约翰八世深知，只有通过某种“普世大公会议”才有可能促使国民接受两大教会的再次统一，而此时，教皇也无法对这项动议断然拒绝（因为教皇本人就是得益于大公会议而上台的）。经过漫长谈判，宗座犹金四世正式邀请拜占庭皇帝率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进行会商。虽然约翰八世最初计划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最终还是妥协了。1438年拜占庭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费拉拉参加会议，1439年会场移至佛罗伦萨（即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基督教史上第十七次大公会议）。双方代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约翰八世皇帝访问佛罗伦萨期间，当地著名画家皮萨内洛（Pisanello）为他制作的纪念章，上书：“约翰·帕列奥列格，罗马人的巴塞勒斯（basileus）及专断者（Autokrator）。”



约翰八世皇帝



穆罕默德二世

自1054年东西教会互相革除对方教籍，已过数百年之久，双方宗教方面的芥蒂不仅未见弥合，反而不断加深。例如对于“和子说”（拉丁语Filioque）、“炼狱”、圣餐仪式等诸多教义或礼仪，东西教会便存在尖锐分歧。东正教会对于罗马教皇所享有的“居先权”也不敢苟同，而坚称五大宗主教（即罗马教宗，君士坦丁堡、新罗马大主教和普世牧首，亚历山大和全非洲牧首，大安条克和全东方希腊教会牧首，耶路撒冷圣城和全巴勒斯坦牧首）一律平等。但此次大公会议，天主教占据主场优势，且拜占庭帝国有求于人，皇帝亦亲自在僧侣中调解劝说——最后，东西教会的共融还是被强制通过了，多数与会的东正教主教、神父在教会联合的文件上签字同意。但此番教会的“统一”在拜占庭缺乏民意基础，代表团回国后，遭遇了民众抗议的惊涛骇浪。很多神父立即表示反悔，部分坚持统一的学者、教士不得不流亡海外。约翰八世并不成功的合纵努力，反倒导致了帝国内部思想的分崩离析。

当然，本次大公会议的作用也不尽是负面的。一支新的十字军被组建起来了。犹金教皇在1440年发出圣战号召，4年后，一支以匈牙利人为主的部队终于在多瑙河整装待命。然而，教皇特使强迫联军统帅，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匈雅提·亚诺什撕毁与苏丹订立的神圣条约，并进一步在战争方略上对他多加掣肘。苏丹穆拉德二世在黑海之滨的瓦尔纳（现今位于保加利亚境内）不费吹灰之力，便击败了这群乌合之众。最后一次试图拯救拜占庭的十字军就此

烟消云散。这是西方国家为挽救拜占庭所做的最后一次重大尝试。此后，拜占庭的存亡就只能依靠苏丹了。

瓦尔纳告捷的同年，自付帝国可以高枕无忧的穆拉德二世决定归隐田园，将王位传予年仅12岁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但他的大臣与军队对新任苏丹产生了不满，穆罕默德二世被认为早熟、固执而且傲慢，而此时欧洲前线偏偏又起了纷争（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此刻举兵抵抗土耳其帝国，多次击败后者军队）。公众的呼声与政治形势迫使穆拉德二世不得不再次出山，穆罕默德二世不情愿地退位了。这对年轻王子的自尊与声望不啻于沉重一击，在被流放的几年，他度过了放浪形骸的日子，直到父亲于1451年1月13日在亚得里亚堡逝世，再没有理由阻止他继承大统了，那一年，穆罕默德二世苏丹19岁。

此前三年，拜占庭帝国也经历了帝位更迭。曼努埃尔二世之子约翰八世（在位时间：1421—1448年）驾崩后，膝下无子，由弟弟君士坦丁即位。君士坦丁是曼努埃尔二世十位皇子中最具才能的一位。此时他已经45岁了，早年作为摩里亚（位于今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为拜占庭帝国采邑，一般分封与皇子，称摩里亚专制君主国）的君主便已崭露头角，证明自己是一名出色的战士与管理者，除此以外，他为人正直清廉，在处理桀骜不驯的兄弟关系时，也表现得慷慨仁慈。在帝国臣民眼中，他是一位亲民宽厚的君主，深受爱戴。因此，当他作为皇帝进入君士坦丁堡时，得到了首都市民发自肺腑的拥护。之前

历任皇帝前往西方乞援时，许诺推行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的再次共融，这一决定在1438年的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得到正式通过，却在拜占庭国内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多数民众与僧侣的反对。于是，国内权贵也因此分裂为“赞成联合派”与“反对联合派”。所幸君士坦丁用人并无门户之见，他的身边也的确聚集了一批能臣干吏：大公（Megas doux，相当于帝国海军司令，自13世纪开始，大公不仅可统帅海军，有时亦可指挥陆军）卢卡斯·诺塔拉斯属于反对联合派；而约翰·坎塔库震努斯作为皇帝挚友，同时也是联合派拥趸，获得Stratopedarches这一崇高头衔（Stratopedarches，希腊语στρατοπεδάρχης，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罗马头衔，最初含义为兵营长官，拜占庭中期以后，逐渐演变为一军队高级职务及头衔，13世纪期间，这一职务约相当于“军需长官”，即负责军队后勤补给等事务。但在帝国晚期，它仅仅是一种荣誉头衔，并不一定与军需有关）；梅托切特担任Grand Logothete（Logothete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精通算术、记账与推理之人”，Grand Logothete作为拜占庭帝国内政官员的总管，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总理”），他与担任Protostrator（该职务的前身为宫廷马厩总管，希腊语原意为“第一马夫”，拜占庭帝国后期成为高级军事将领头衔，仅次于“大元帅”）的德米图斯·坎塔库震努斯一道，可算作“中间派”。此外还有皇帝的心腹，也是他的秘书——乔治·弗朗茨，大体也持这种态度。



君士坦丁十一世

君士坦丁接手的这个国家虽然有着辉煌
 的过去，但此刻已沦为巴尔干地区二等小国。
 除首都及其近郊外，领土仅有伯罗奔尼撒的摩
 里亚及部分爱琴海岛屿。此外，黑海南岸由拜
 占庭科穆宁王朝后裔建立的特拉布宗帝国名义
 上承认君士坦丁的宗主权（君士坦丁属于帕
 列奥列格王朝）。而此时的奥斯曼土耳其，已
 然横跨欧亚，雄踞一方，君士坦丁堡处于土耳
 其领土的层层包围之中，势如危卵。乔治·弗
 朗茨被太后海伦娜派往土耳其宫廷通报新皇登
 基的喜讯，不免有些忐忑（此时拜占庭已沦为
 土耳其藩属），但苏丹穆拉德优雅地给予了批
 准，后者在统治晚期并不崇尚穷兵黩武，而愿
 意与拜占庭共存。君士坦丁堡市民不免如释重
 负。但仅仅三年后，仁慈的穆拉德故去，新任
 苏丹血气方刚，野心勃勃，土耳其与东罗马帝
 国的关系，又将何去何从呢？

1180年的拜占庭帝国，绿色区域为塞尔柱土耳其人势力范围。



1450年的东地中海地区，紫色的区域为拜占庭版图，黄色的区域为奥斯曼帝国版图。



阴云密布

1451年2月18日，年轻的穆罕默德二世抵达埃尔多内时，自大维齐（相当于大首相）以下全体土耳其高官亲自出城迎接。在苏丹宫廷，新帝安排了首次觐见。当年穆罕默德二世中途退位，父亲复辟，少不了诸多老臣幕后推波助澜。面对新主，众人不免心怀惴惴。然而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展现出十足的大度：大维齐哈里尔得到了留任，第二维齐伊萨克帕夏荣升安纳托利亚总督。萨鲁贾帕夏、扎加诺斯帕夏虽然历来与穆罕默德有隙，但仍然与首席宦官赛哈布一道，被任命为“助理维齐”。但对自己的至亲，穆罕默德二世就不那么仁慈了。他一面亲切接待前苏丹的未亡人（穆罕默德继母），一面命令手下前往后宫，将他的幼弟溺死在浴缸中（穆罕默德从此开创了奥斯曼帝国新任苏丹即位时便杀害兄弟的惯例）。去除心头之患后，穆罕默德二世还勒令继母改嫁于伊萨克，随夫迁往小亚细亚。

西方各国的大使们，根据穆罕默德二世早年被迫退位的经历，断言他胸无点墨，难成大事。这种乐观情绪随着穆罕默德二世爽快地承认先皇与西方国家签署的条约，而得到加强。威尼斯、匈牙利、拉古萨、罗德岛骑士团等纷纷与苏丹签署和约，并获得礼遇。第一个抵达亚得里亚堡的拜占庭使团原

最为担忧，然而他们也得到了苏丹的安抚。穆罕默德不仅以古兰经起誓，务必会尊重拜占庭之领土完整，甚至还慷慨地许诺会为流亡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奥尔汗王子支付一笔不菲的年金。看上去新任苏丹将采取和平主义的统治政策，何况被他尊称为“拉拉”（意为老师）的大维齐哈里尔，素来同情希腊人，反对与基督教国家轻启战端。西方各国受到前方传来消息的麻痹，且经历了尼克波利斯与瓦尔纳两次十字军的惨败，无人愿贸然与土耳其大动干戈，自然也不会聆听那弦外之音。穆拉德老臣的势力固然不可小觑，但年轻的苏丹急于洗刷前耻，树立权威——最快捷的方式，莫过于在战场建立功勋。

1451年秋，卡拉曼埃米尔易卜拉欣贝伊大约同西方人一样，认为新任苏丹软弱可欺，于是联合艾丁、格米延、门特瑟等酋长国掀起了叛乱。穆罕默德二世率军迅速进入小亚细亚，扭转局面，粉碎了叛乱。当伊萨克帕夏的军队占领门特瑟公国时，易卜拉欣贝伊也屈服了。在苏丹解除后顾之忧的同时，拜占庭皇帝却犯了一个致命的外交错误，这也成为压死骆驼的那棵稻草：君士坦丁堡派遣使节面见苏丹，提醒后者支付早先允诺的给予土耳其王子奥尔汗的年金，言外之意，就是提醒后者记住在君士坦



● 穆罕默德二世

丁堡尚有一位土耳其王位的潜在继承人。当使者抵达苏丹位于布尔萨的驻地并说明来意后，大维齐哈里尔既尴尬又愤怒。他此时已深谙主公的脾性，明白面对如此挑衅苏丹会作何感想。不仅他致力维护的和平政策因此受到冲击，甚至他本人的官位都有可能摇摇欲坠。然而苏丹仅仅是冷淡地回复使者，一切等他回到亚得里亚堡再作答复。但此事很可能促使穆罕默德下定决心，收回不侵犯拜占庭帝国的诺言。



1451年冬，返回亚得里亚堡的苏丹突然不顾拜占庭的抗议，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了上千能工巧匠及大量民夫，计划第二年开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海岸线一侧的阿索马顿附近修筑堡垒，而该地距拜占庭首都仅咫尺之遥，属于后者领土。1452年4月15日，新要塞正式动工。多次斡旋无果后，君士坦丁十一世最终派出特使，同意土耳其修建要塞，但希望获得保证，要塞完成后不会发动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苏丹的回应是将使节投入大狱，稍后更处以极刑——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了。

这座被称作鲁梅里（Rumeli Hisar）的要塞于1452年8月建成，其别名更能说明它的功用——Boghazkesen，意为“割喉之刃”。它与巴耶济德时期建于海峡对岸的小亚细亚堡遥相呼应，从东西两个方向，扼住了君士坦丁堡的咽喉，并能封锁海峡。苏丹继而发布诏令，要求所有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必须在土耳其要塞前停靠并接受检查（此举的实际意图为从海上封锁君士坦丁堡，因该城主要粮食及物资需要经海路进口），一旦违抗命令，则会遭到击沉。此举迅速击碎了西方国家的幻想，将意大利各商业国家置于了两难境地。对威尼斯而言，它既与土耳其保持了大量商贸往来，同时在拜占庭亦长期享有贸易特权，甚至于君士坦丁堡城内有一块



保存至今的鲁梅里要塞

租借地。经过痛苦的权衡，是年8月，威尼斯议会以74:7的绝对多数，同意对拜占庭施加援手。但因共和国陷于意大利伦巴第的战事，与教皇国也谈不上和睦（教皇国此时仍拖欠上次十字军应偿付威尼斯的款项），援助的力度也十分有限，甚至议会还暗地指示黎凡特的威尼斯指挥官，在援助希腊人的同时，切不可挑衅土耳其。热那亚的态度更加暧昧。此刻，它在与死敌威尼斯的商业竞争中已处下风，君士坦丁堡北岸的佩拉殖民地（也称作“加拉塔”）对它殊为重要，何况黑海贸易是共和国的命脉，需要确保海峡的畅通——故而，热那亚政府虽然不反对公民以“志愿者”身份援助拜占庭，但决心在战争中严守中立。

鲁梅里要塞竣工后，君士坦丁皇帝改变态度，致信教宗，表达了想与

教会联合的强烈意愿。虽然东西教会分裂已久，互相憎恶，但教宗的目的是基督教的再次统一，而非坐视东方教会为异教徒毁灭。此时的教宗（尼古拉五世），反倒成为了号召援助拜占庭的中流砥柱。他游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希三世进行干预，但后者不过发出一篇空洞的“最后通牒”，既无实力，也无愿望，去与强大的土耳其一较长短。至于英法两国，正值百年战争的尾声，均疲惫不堪，无暇他顾。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倒是表现出些许兴趣，但他的援助需以拜占庭让渡皇帝头衔为代价，遭到了君士坦丁的拒绝。匈牙利人尚未从数年前的惨败中恢复元气，而且王国摄政匈雅提·亚诺什与要求亲政的年轻国王拉迪斯拉斯五世关系紧张（他恰好于1453年2月成年）。仓促之际，



伊斯多尔，前基辅大主教（原为拜占庭神父，后被任命为基辅大主教，由于在大公会议上赞成联合，激起众怒，被俄罗斯人放逐，此刻正流亡罗马）被教皇启用，作为特使，于1452年5月前往君士坦丁堡。他带着教皇的资金与嘱托，在中途招募了200名弓箭手，稍后，米提林尼的莱昂纳德总主教也加入了他的队伍。10月26日，伊斯多尔一行到达君士坦丁堡，他随扈的部队虽然规模不大，但至少说明了一旦同意联合，教皇许诺并非空穴来风。拜占庭举国上下，欢欣不已。卢卡斯·诺塔拉斯负责八方斡旋，以促成与天主教会正式共融。虽然形势逼人，且多数权贵均愿意做出妥协，但以金纳迪乌斯神父为代表的“拒统派”依然态度坚决，而莱昂纳德主教同样态度强硬，令卢卡斯头疼不已。不过以宗教上的妥协换取西方援助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上风。

1452年12月12日，圣索菲亚大教堂终于举行了庆祝东西方教会共融的神圣弥撒，皇帝与宫廷要员均到场参加。教皇与大牧首（当时缺位）在祷告中首次被并列提及，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决议也被公开宣读。伊斯多尔满怀喜悦地向教宗报告这一胜利。不过，凭借拜占庭的困局而强制通过的联合，不免有趁人之危的嫌疑。金纳迪乌斯为首的一批拜占庭教士、民众都拒绝参加仪式。甚至诺塔拉斯被教廷方面毫无妥协的谈判手腕触怒，事后情急之下，说出了“宁可在首都看到头裹方巾的土耳其人，也不愿看到顶着三层教冠的拉丁人”的名言，也可看出这等联合是多么的脆弱。

土耳其人也在进行着他们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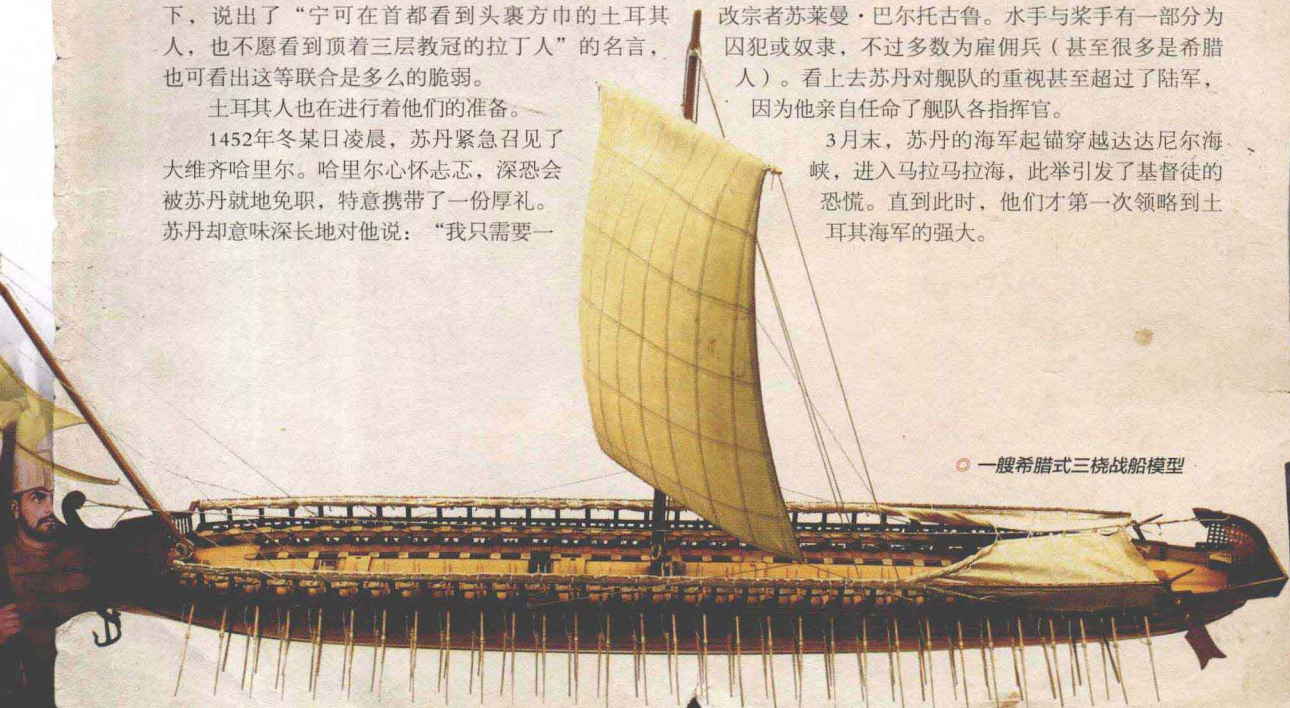
1452年冬某日凌晨，苏丹紧急召见了大维齐哈里尔。哈里尔心怀忐忑，深恐会被苏丹就地免职，特意携带了一份厚礼。苏丹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我只需要一

件礼物——那城市！”（土耳其人习惯将君士坦丁堡称作伊斯坦布尔，意为“城市”或“到城里去”。）哈里尔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表示屈服。1453年1月，穆罕默德二世召开了全体重臣均参加的御前会议——攻城动员会。目睹主公夺取拜占庭首都的意愿是如此强烈，与会大臣与将军们自然无法反对。土耳其战争机器开动起来了。

一旦就开战达成共识，穆罕默德二世迅速命令帝国欧洲部分总督代伊·卡拉德贾帕夏召集军队，扫荡拜占庭位于色雷斯的市镇。此时，苏丹于上一年10月派遣进驻科林斯地峡的士兵们也开始袭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拜占庭领土，使统治当地的君士坦丁两位兄弟（德米图斯与托马斯，时任摩里亚专制君主国专制君主）疲于奔命，无暇增援首都。

不过，君士坦丁堡两面环海，要围困该城，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而这恰恰是游牧出身的奥斯曼人的软肋。穆罕默德决心改变这一切。经过精心筹备，1453年3月，一支庞大的舰队已经在加里波利整装待发了。土耳其舰队大约包括6艘三桅战船，10艘二桅战船，15艘单层大型划桨战船，75艘划桨大艇（*fustae*）以及20艘运输船，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单桅帆船及快艇（主要用于联络）。其中一部分老旧的船只，经过修缮改装，再次加入了帝国海军；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爱琴海沿岸新造的舰只。舰队司令为保加利亚裔改宗者苏莱曼·巴尔托古鲁。水手与桨手有一部分为囚犯或奴隶，不过多数为雇佣兵（甚至很多是希腊人）。看上去苏丹对舰队的重视甚至超过了陆军，因为他亲自任命了舰队各指挥官。

3月末，苏丹的海军起锚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拉马拉海，此举引发了基督徒的恐慌。直到此时，他们才第一次领略到土耳其海军的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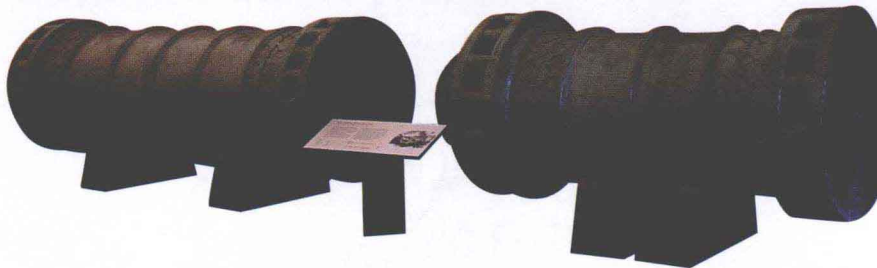


○一艘希腊式三桅战船模型

之前土耳其两次围攻未果，除海軍不力外，另一重要因素是缺乏足够的攻城手段。1452年夏，一位名叫乌尔班（Urban）的匈牙利工程师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并提议为皇帝研制火炮。拜占庭皇帝虽深感兴趣，但无法支付其理想的薪水，也无法为他的研究提供充分原料（拜占庭帝国末期，国家财政几近破产）。为君士坦丁堡试制了几门火炮后，怀才不遇的乌尔班决定前往土耳其碰碰运气。在土耳其，他立即得到了苏丹接见，并接受了详细询问。在宣称他的大炮足以击毁传说中的巴比伦城墙后，乌尔班正式被苏丹聘用，并得到了4倍于个人预期的薪水和一切技术上的支持。他花了三个月时间研制了一门重炮，该炮被苏丹置于鲁梅里要塞。11月中旬，一艘威尼斯商船在穿过海峡时因拒绝接受土耳其的检查，随即被土耳其的新式武器击沉，幸存的水手也被处死。深感满意的苏丹进而要求乌尔班建造一尊两倍大的巨炮。1453年1月，这座庞然大物终于完成，其长度达到了惊人的26英尺8英寸（约合8米）。大炮分为前后两部，后部装药，前部装弹，可拆卸运输（史称穆罕默德大炮或乌尔班大炮）。据说所用炮弹重达1200磅以上。大炮完工后，出动了700人及30头牛进行运输。在苏丹宫廷外，进行了首次试射。随着导火线点燃，大炮的轰鸣甚至在100斯塔迪昂（stadion，古希腊长度单位，约合176米）外清晰可闻，炮弹飞越了1英里，最后没入6英尺深的泥地。苏丹龙颜大悦。200名工兵被派去平整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以及加固桥梁。在随后的行军途中，土耳其则出动了60头公牛拖拽炮车，两侧还有200人护卫。与此同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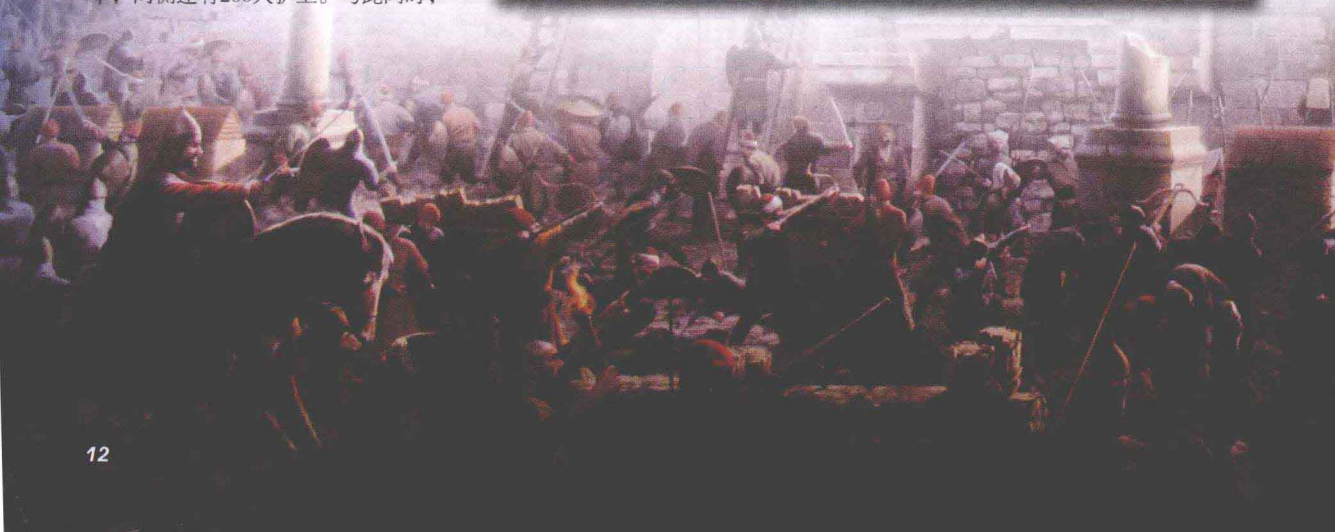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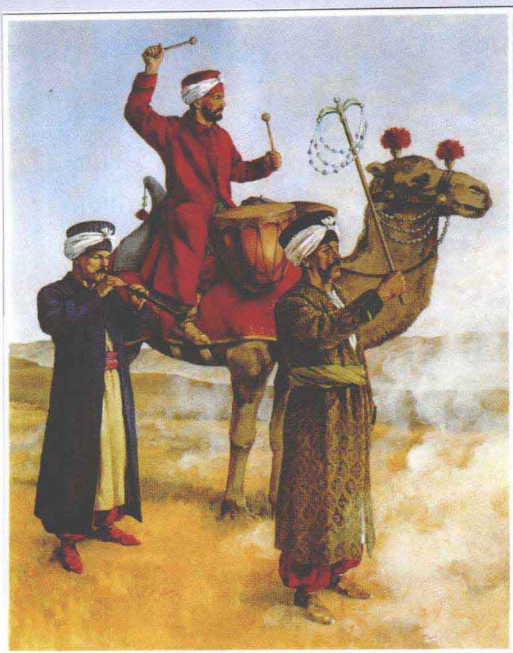
○ 穆罕默德大炮，亦称乌尔班大炮



○ 乌尔班大炮未能保存至今，但采用同样设计，制造于1464年的达达尼尔大炮则比较幸运，甚至晚至1807年还老骥伏枥，击伤过英国战舰。1866年，它被苏丹作为礼物送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现收藏于英国朴茨茅斯的纳尔逊堡。

○ 16世纪的土耳其新军士兵，图片来自：David Nicolle, *The Janissaries*, Osprey, 1995





土耳其军队mehterân, 图片来自: David Nicolle, *The Janissaries*, Osprey, 1995



战斗中的西帕希骑兵

在乌尔班指导下, 兵工厂也制造了其他一批火炮, 不过就尺寸和威力来说均远不及这尊青铜巨兽。

当土耳其舰队在马拉马拉海巡弋, 帝国陆军也在色雷斯集结完毕。奥斯曼帝国陆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最为精锐的部分被称作“卡皮库鲁”(原意为国家奴隶)。这是苏丹直接控制的中央常备军。其中步兵主力为土耳其新军(Janissary, 也可音译为加尼沙里军团)。依据德米舍梅制度(统治者有权征收五分之一战利品的制度), 新兵是基督徒家庭的男童, 他们自幼接受严格训练, 改信伊斯兰教, 终生禁止结婚, 并只对苏丹负责。还有一支为苏丹充当护卫的皇家骑兵, 被称作卡皮库鲁骑兵。此外, 常备军团中还包括一支炮兵部队和工兵, 甚至还有职业军乐团, 称作mehterân。此时, 以上各兵种的总人数约为12000人。

他们领取固定薪水, 训练有素, 装备精良, 纪律严明, 是帝国陆军的中流砥柱。但从数量上看, 陆军的主力则为西帕希骑兵(由各行省封建主提供), 他们拥有私人土地, 自筹装备口粮, 平时务农, 战时从军。而封建步兵则被称作皮亚德(piyade); 用于侦察、骚扰等任务的轻骑兵则称作阿金日; 第三类是巴希巴祖克(bashi-bazouks), 为临时召集的非正规军, 他们鱼龙混杂, 亦没有封地军饷, 主要是为了劫掠和战利品而战。针对此次战役, 苏丹集结了帝国几乎全部兵力, 其具体数量迄今未有定论。希腊人夸张地声称苏丹动员了30~40万人, 相称的威尼斯人则断定土耳其兵万人。不过根据更可靠一些土耳其资料, 这支部队大体包括正规军, 2万杂牌军(主要是巴祖克), 此外还有一定数量斗人员。



15世纪后期西帕希骑兵的甲冑